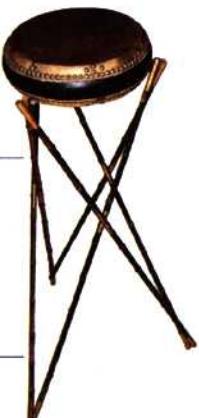


谈谈

白派京韵大鼓的

伴奏琴师



白云鹏

喜爱京韵大鼓的人们都知道，刘派和白派是京韵大鼓公认的基本流派。鼓曲艺术形成流派，离不开好的音乐伴奏。对于白派京韵大鼓来说，伴奏乐器是三弦和四胡。对照早年木板大鼓的音乐，白派大鼓的音乐与刘派相比改动的要略少一些，尤其是三弦的伴奏，还是遵从最传统的三弦的旋律。但是，白云鹏先生在宋五、胡十一等老前辈的基础上，运用了不少半说半唱的风格和韵味，低垂婉转的声腔。白派最有特点的，就是小垛句和甩腔

■马 岐

垛句的“巧腔”，比如说小垛句“在人檐下随人便，只落得自己酸甜自己尝”，还有甩腔“挂肚牵肠啊，他们俱是些个瓦上霜”，都具有白派的鲜明特点。这些鲜明的特点，形成了白派唱腔独树一帜的风格。白老先生在高亭公司出版了唱片之后，热衷于鼓曲的观众们都开始模仿，到处传唱“冷雨凄风”和“孟夏园林”，一时间白派唱腔风靡了京津乃至江南各地。此后的京韵大鼓艺人崇尚白派的也不在少数，如白凤岩、白凤鸣、小彩舞等。京韵大鼓以外的艺术门类的艺人，如西河大鼓界的马连登，还有张起荣、赵玉峰等，也都将白派京韵不脱离传统并独立迎新的风格，特别是口语化的唱腔视为珍品。尤其是我的父亲马连登，在很早以前就把白云鹏所出版的十几张唱片几乎买全了，包括宝石针的早期唱片，这除了借鉴用以丰富马派西河的唱腔之外，更有对白派唱腔的崇拜，尤其是对白派的伴奏音乐，更是折服。

白云鹏先生一生合作的弦师并不多，但都是曲艺界顶级人物，如程树棠、胡宝钧，还有他的女婿韩德全。尤其是韩德全，他的艺术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基本都是为他的岳父伴奏，也可以说是为了白派大鼓的音乐奉献了一生的精力。他创造了白派京韵三弦伴奏的专用点儿，可称精妙绝伦。他的伴奏讲究弹得细、准、配、托。那小捻儿、小撮、脆搬弦的运用，真可以说是出神入化，而且绝没有喧宾夺主、自立为王的痕迹，与白云鹏先生



程树棠

的唱腔珠联璧合，天衣无缝。阮文禄、钟吉铨、何立增等老先生对我说过：韩二爷的弹法太绝妙了，他绑指甲的时候，线不长，就几绕，弹奏起来柔中带刚，不搅不躁，跟白凤岩先生给刘宝全的伴奏正好形成两种不同的风格。在白派大鼓的琴师中来说，应该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

韩德全是我的授业恩师韩德福的二兄长，尽管我没有直接见过这位韩二伯父，但是从白云鹏先生留下的老唱片中，能听出韩二伯父的白派大鼓伴奏弹得是如何的讲究，证实了大家对他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。这时，我才明白为什么天津的韩德荣（我们这一辈儿叫他韩三叔）给晚年的阎秋霞伴奏的时候，一跟我恩师韩德福先生同台，总是客气地说：“四哥，我弹的白派可不是二哥那

套点儿，我这可不对啊！您可别笑话。”每到这个时候，韩德福先生总是笑笑，说：“三弟，太客气啦！这叫作各有千秋，您弹得也不错。我二哥那套点儿我也不全会。”从这老两位的对话，就能够看出，大家都以韩德全先生的弹法为真正的白派伴奏法蓝本啦！韩德荣先生是到了中晚年时期才给阎秋霞伴奏的，他所弹的白派，严格地说其实是阎秋霞这一支派，应该说是白派的发展阶段了。现在韩宝利他们弹的白派，都是继承了韩德荣的弹法。所以说，白派的弹法，我看可以分为韩德全和韩德荣这两派。

另一位给白云鹏先生伴奏比较多的，就是程树棠了。程先生应该也算是白派大鼓唱腔的合作创始人之一，他能弹最原始的没有经过任何改动的所谓“纯白派”的弹法。很可惜他英年早逝，当年和常宝堃一起献身朝鲜战场成为烈士，捐躯于他乡。程树棠不仅是弹弦的顶级人物，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曲艺作家。现在广为传唱的岔曲《松月绕》就是他的原创，可称是岔曲珍品。他创作的取材于鲁迅小说《祝福》的单弦作品《祥林嫂》传下来了头、二本，后头还有三、四本，尤其第四本，用快书的牌子写祥林嫂捐门槛，然后如何见到鲁迅这段情节，可惜都失传了。他还创作了梅花大鼓《窦娥冤》、京韵大鼓《挑滑车》等，都堪称是精品。

胡宝钧也是白云鹏的弟子，应该算是白派大鼓艺术及伴奏法的传人，白云鹏老先生留下的音响资料基本都是他拉的四胡。他是一位曲艺教育家，他的弟子有小映霞、陈玉华、王玉珍等，经他指点的赵玉明、马增蕙等，也都是曲艺界了不起的演员。胡宝钧先生拉胡琴，不是抹音推音抱腔，是干板刹字，用寸弓，突出一个“伴”字。而且胡宝钧不光会拉四胡，三弦弹得也非常的绝妙。他也曾给小岚云、二岚云伴奏，但是始终没有脱离开当年给白云鹏伴奏的风格。

由此可见，白云鹏不但是鼓曲大师，也培养了一大批鼓曲音乐骨干，可以形容为一个联合舰队。白派在发展，白派的音乐也在发展。任何事物停滞不前，就会失去生命力。白派以及它的音乐，前途很广大，值得曲艺音乐研究家按照与时俱进的思路来研究。

（责任编辑 / 索洁）